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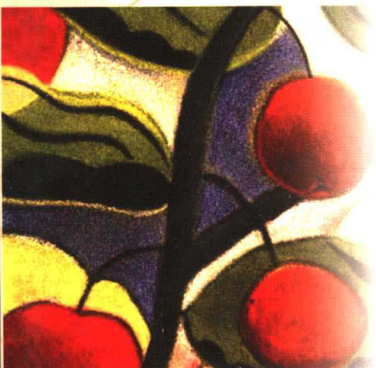
华文2005年度最佳小说选

HUAWEN 2005 NIANDU ZUIJIA XIAOSHUOXUAN

华文

2005 最佳获奖小说

王干◎主编



最佳获奖小说

005年度最佳小说选



HUAWEN 2005 NIANDU ZUIJIA XIAOSHUOXUAN

王干◎主编 王书兴编选



汕頭大學出版社
北京燕山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华文 2005 年度最佳小说选/王干主编. —汕头: 汕头大学出版社, 2006. 2
ISBN 7-81036-348-4

I. 华… II. 王… III. 中篇小说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158078 号

汕头大学出版社常年法律顾问: 广东金领律师事务所

华文 2005 年度最佳小说选

作 者: 王 干

责任编辑: 胡开祥

封面设计: 80 零·小贾

责任技编: 张红梅 王慧川

出版发行: 汕头大学出版社 北京燕山出版社
广东省汕头市汕头大学内 邮编 515063

电 话: 0754-2903126 0754-2904596

印 刷: 三河市海波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开 本: 1400×1000 毫米 1/16

印 张: 96.5

字 数: 1500 千字

版 次: 2006 年 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6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0000 册

定 价: 99.00 元

ISBN 7-81036-348-4/I·38

发行/广州发行中心 通讯邮购地址/广州市天河北路 177 号祥龙阁 2202 室
邮编 510620

电话/020-85250103 传真/020-85250480

马新发行所/城邦 (马新) 出版集团

电话/603-9056 3833 传真/603-9056 2833

E-mail: citeckm@pd.jaring.my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承印厂联系退换

总序：让小说回家

小说或许已经漂流得太久了。

小说为什么这么漂流？我们看到的小小说是什么模样的？一切都要从一九八五年那场小说革命说起。一九八五年的文学先驱们提出了“寻根”的概念，提出了文体实验的概念，都是好事情。在这场寻根风暴中，小说和哲学联过姻，小说和诗歌结过缘，小说和音乐也缠绵过，小说还和散文偷过情，小说甚至傍过辞典这样的大款，但二十年之后，寻根寻到了下半身，下半身写作的朋友们把小说和诗歌快写成了艺术医书，文体的实验让小说写成了辞典和格言，小说没有成为昆德拉说的“人类精神的最高综合”，小说倒成了羊杂碎和自我慰藉的物器。

小说该回家了。

小说为什么要回家？

小说离家出走得太久了。小说抛弃了人物，小说抛弃了思想，抛弃了故事，甚至抛弃了情节，在一条高蹈的道路上以踩高跷的姿态摇摇晃晃表演着个人的狂想和梦呓，全然不顾观者和读者的感受。为诺贝尔奖写作，为评论家写作，为政治谋。

当我们以一种平静的心情来阅读二〇〇五年的小说时，会发现小说正在回家的途中。

新世纪的文学在不经意中已经走过了五年，显然文学的新世纪并没有带来特别的新变，和二〇〇三、二〇〇四年的小说创作相比较，二〇〇五年的小说似乎在酝酿某种聚变，虽然缺少精彩的小小说事件，但小说的内容丰富多



华文2005年度最佳小说选·最佳获奖小说

姿，小说本身在发生分化，小说家的“群”的形态渐渐清晰起来，而名家新的长篇小说以一种扎堆的方式涌现，好像在表明要从量变走向质变。

迹象表明，小说家们在慢慢地向一种目标转回，这一目标可能并没有事先约定，而且回的路径和方向也并不一致，但他们都在经历了艰辛的探索和探索的欢乐和苦恼之后作出了选择。我选择了以分类的方式来对二〇〇五年小说进行描述和分析，类别的选择也是抓住热点的作品，并不是作文体分类学意义上的阐释。

一 名家冲刺经典

一如既往，名家的小说依然是该年度的重点和热点，他们的获奖作品往往体现了他们的创作现状。二〇〇五年似乎是名家长篇小说作品大聚会的一年，这种创作周期的巧合，让二〇〇五年的文坛色彩斑斓，目不暇接，贾平凹的《秦腔》、曹文轩的《天瓢》、余华的《兄弟》、史铁生的《我的丁一之旅》、东西的《后悔录》、毕飞宇的《平原》、阿来的《空山》、王蒙的《尴尬风流》、韩东的《我与你》、刘醒龙的《圣天门口》等，都不约而同地出版，让读者也让评论家在享受大餐的同时，有些消化不良。

这种创作周期的巧合，说明当代创作的中坚力量在聚集能量向经典冲刺，一个明显的特征就是作家们对自己的创作进行某种梳理和调整。这种梳理和调整表现在作家们对以往熟悉的生活和题材的“重写”，这种“重写”让乡村叙事在二〇〇五年表现得极为复杂和显眼，虽然多事的评论家在那里呼吁都市文学，但作家们一想到大动作就条件反射地回到他们的乡村。在艺术上也化绚烂为平淡，回到朴实、自然和真切的美学之径。

名家们在回家的路上，几乎都回到了讲故事的叙述道路上。故事曾经是小说最基本的要素，但在前些年的小说革命和文体革命的风暴中被视为低能的小说技巧，也出现过像《马桥辞典》冲刺小说极限的反小说作品。他们的中短篇小说依然有强劲的艺术冲力，在中篇小说中，像方方的《中北路空无一人》、刘庆邦的《卧底》、王安忆的《后窗》、迟子建的《世界上所有的夜晚》、孙春平的《怕羞的木头》、杨少衡的《林老板的枪》、葛水平的《喊山》等从不同的方面叙述了精彩的故事和多味的人生，短篇小说里也不

乏精品，像莫言的《月光斩》、铁凝的《小嘴不停》、苏童的《人民的鱼》、石钟山的《战友》都是非常好看的高品位作品。

二 情爱小说：欲望的退潮与真爱的滋生

情爱小说是这些年小说的一个热点。与此相关的概念是“爱情小说”、“情色小说”、“婚姻爱情小说”等等，有时还涵盖到女性小说，这些小说关注的是爱情与伦理、爱情与婚姻、爱情与道德，情与欲、情与性、性与道德、欲望与人性构成了这些小说的基本冲突。前些年，一些新生代的作家被人称之为“欲望化写作”，指的是这些作家热衷于人性之欲望层面的挖掘，并和商业时代的金钱幻想混合到一起，游走在城市的边缘，构成了五光十色的都市化景观。

这些伴随商业化浪潮在年轻一代身上产生的精神眩晕和欲望喧嚣，是对多年来文学重道轻情、重德轻欲的反动，也是市场经济的浮躁心态在小说里直接的表现。欲望化写作后来还被上升到身体写作的理论演绎，这种释放了的身体叙事像章鱼张开所有的触角，所有的感官在一个前所未有的自由空间里得到了预支性的放纵。说是预支，是因为这些欲望化的身体写作小说里，超出了他们自身的消费能力。最典型的就是后来出现的“下半身写作”群体，他们将身体写作推向极致，写作被剥离了更广阔的社会内容，甚至超过了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潜意识理论，潜意识变成了赤裸裸的性意识、性内容，身体至上、性至上取代了文学的丰富性。诚然，这对于多年被遮蔽的身体是个发现，但身体本身也是肉身，肉的内在含量也是有限的，肉的真正内涵并不是人性的本质。身体写作以及由此带来的下半身写作虽然很时尚，甚至很刺激，但有限的身体资源并不能让作家无限消耗下去，因而这种欲望化的写作热流必然会慢慢退潮。

二〇〇五年的情爱小说似乎在印证这一退潮，虽然小说的“欲望”痕迹仍在，“身体”也经常在场，但已经被另外一些呼唤真情、追求真爱的情爱小说慢慢覆盖。特别是女作家的创作转向尤为明显，方方、严歌苓、迟子建、须一瓜、裘山山、乔叶、张慧敏、叶梅等的写作剥离了欲望写作的影响，在家庭婚姻情爱类小说中重现真情。或许裘山山的《少女七一在一九七



三年》（《江南》二〇〇五年第四期）可作为这种真诚和真爱的呼唤的一种抽象。她描写的是一九七三年，一个女中学生如火的青春，希望却像美丽的肥皂泡一样飞得很高，又碎得不着边际，多少走过那个时代的人可能都曾有过的记忆吧。这样一篇充满怀旧情结的小说，正是小说回家、回忆、回归走向的一个表征。

三 青春和网络：在告别秋意中成长

把青春小说和网络小说放在一起说，首先是因为这两类文学都是近几年来新兴起来并吸引了大量眼球的品种，他们在一定范围内冲击传统文学的领地，并动了传统文学的蛋糕，有一批年轻的读者喜欢这样两类的文学。其次，这两类小说在很多方面都对传统文学的方式进行了一些颠覆和消解。第三，这两类作家大多对主流文学和文化采取比较低调的姿态，在行文风格方面也往往泼辣而大胆，不拘一格。在整个情绪上相对比较灰。北京大学曹文轩教授用“秋意”形容“八〇后”的写作是比较生动的，用在网络小说上也是合适的。这种“秋意”是过早地看透人生和世界，过早地触摸到人生的底线和人性的底线。在某些方面与欲望化写作、身体写作有着千缕万丝的联系，也是这个时代文学另外的通道和表达方式。

也许触摸到人生的底线和人性的底线并不是一件特别难的事情，表达丰富的人生和丰富的人性才是文学永恒不变的主题。经过了几年的动荡和喧嚣之后，网络小说和青春小说在不约而同地向传统妥协和认同。这种妥协和认同，就本身而言，在于网络小说向纸质媒体的转换；对青春小说的作家而言，随着年龄的自然提高，他们的愤怒的燃点也在提高。更大的原因在于传统文学还是有巨大的包容性和消化能力，没有拒绝也无法拒绝这些新人类的加入。

二〇〇五年的青春小说在经过前几年的井喷期之后，显得相对平稳和温和，韩寒、郭敬明、李傻傻、春树、彭扬、张悦然、蒋方舟、胡坚、叶子等在新的一年里都没有写出能够超出他们自身成名作的力作来，看得出来这些“八〇后”在进行某种调整和补充。在高密度和高强度的释放之后，进入了他们创作的新周期。一些新的青春作家开始崭露头角，像潘萌、徐璐、徐飞



这样一些“八〇后”的中学生写出了一些与韩寒等不太一样的新青春小说，呈现出他们这个年龄应有的阳光和烦恼。我在去年曾著文把这种相对清纯的写作称之为“阳光写作”，当然是一种美好的愿望。或许“秋意”已被韩寒等写尽了，或许这样年轻一代的家庭或经历上有些差异，潘萌等人写作的亮度有所增加。

不难发现，网络小说与传统文学，已然经过了最初的各行其是、互相试探的阶段，从眉目传情互通心曲发展到互动格局的形成，说明文学的面、文学的疆域在扩展。

四 悬疑小说：故事的再生和消费

悬疑小说是近年来新出现的一个小说概念。在传统的小说分类学里是没有这一类的，悬疑小说的出现是近年来图书出版活跃的结果。悬疑小说的内容包括原有的推理小说、惊险小说、侦探小说、灵异小说、奇幻小说、恐怖小说等小说品种，往往是在一种小说的基础上融合其他小说的一些技巧和手法，构成独特的景观。作为商业小说的品种，在国外发展已经成型，并且出现了像斯蒂·芬金这样的悬疑小说大师，最近丹·布朗的《达·芬奇密码》在国内翻译出版，发行量直线上升，引起了出版界和创作界的注意。

当代的悬疑小说最初也是出现在网络上，近两年异常红火，不仅网络写手出版悬疑小说，一大批原先从事“纯文学”甚至先锋文学的作家也加入到悬疑小说的写作当中，像新生代代表作家之一的丁天，现在就是悬疑小说的优秀写手，而蔡骏、周德东、李西闽、老猫、成刚等悬疑小说的代表人物，原先在传统文学的领域里都有过不错的表现，因而他们的作品改变了传统推理悬疑小说的内质，特别在人物塑造和语言的运用上，都极大丰富了这类商业小说的艺术内涵。这些含有大量商业元素小说的出现，为原先有些疲乏和单调的文学出版业灌输了新的激活剂，以至于二〇〇五年被出版界的人士称为“悬疑小说年”，因为差不多其他文学图书的品种都在减少，而悬疑小说写作和出版方兴未艾，继网络小说、青春小说之后来瓜分日渐淡薄的文学市场。

悬疑小说把文学虚构的功能推向极致。悬疑小说的特点是极大可能地发

华文2005年度最佳小说选·最佳获奖小说

挥人的想力，在文学界普遍感叹想力匮乏的同时，悬疑小说的作家们用他们的创作实践在丰富文学的想力，把文学的虚构功能和商业功能巧妙地嫁接。二〇〇五年出现了中短篇悬疑小说的创作热潮，莲蓬、成刚、一枚糖果、麦洁、嫣青、七根胡等网上悬疑高手的中短篇小说在改变悬疑小说的形态，因为悬疑小说一般都以长篇小说或连载系列小说的方式出现，以中短篇方式出现其实是依照所谓纯文学的创作思路进行创作的。这说明悬疑小说的一只脚已经踏进了纯文学的门槛，不管你愿意不愿意，小说家族这一新丁肯定要挤进来。

悬疑小说的一大特点就是让小说重新回到故事的层面来，让故事具有消费功能。我们这些年来在注重小说审美功能的同时，往往贬损小说的故事消费功能。小说的故事消费功能肯定不是小说的最高功能，但却是小说的基础功能，是小说的物质基础。再美好的思想功能、语言功能如果放弃了最基础的建设，往往容易建成空中楼阁。

悬疑小说在当代文学创作中还处于草创阶段，不少仍是网络文学的传播方式。但它对于小说想力的提升和小说市场的开拓，会有些启迪的。

或许小说离家出走得太久了，二〇〇五年小说开始回家了，这是妥协，也是进步。妥协是作家的个人主义文学观受到了制约，进步是文学在螺旋式的上升。

王 干

二〇〇五年圣诞节于润民居

目 录

总序：让小说回家 王千 001

林老板的枪 杨少衡 001

破耳朵的县长与暗藏枪械的民企老板、女秘书，机械厂并购风波……在纠缠和枪声中机智、诙谐地描述了官场，敏锐地揭示了转型期复杂的社会矛盾。

怕羞的木头 孙春平 036

女研究生为了反抗生活中的庸俗和算计而放弃了她拥有的机会和利益，在物欲横流的今天，由生活之泥泞出发，努力求证纯洁、高尚的精神向度。

喊山 葛水平 066

直视和裸露农村生活苦难的现实，体会农民丰富的精神想像；透过日常生活的喜怒哀乐，呈现了他们质朴心灵在艰难生活磨砺下闪耀出的金子般光泽。

卧底 刘庆邦 095

小煤窑的水深火热总暴露于事故发生之后。没有这个记者的乔装打扮、舍命深入和历尽艰辛的机智拯救，惊人的秘密或许永远深埋在黑暗的地下。

目 录

一树槐香 孙惠芬 142

在乡村风俗画中独特表达精神图景，抒写乡村女儿二妹子的心灵世界及其追求与困惑，体现着新生与腐朽并存的律动，让人爱恨交织。

世界上所有的夜晚 迟子建 175

唯美而诗性的细节，犹如仪式。一个人的黑夜融进了“世界上所有的夜晚”；一个人的苦难，在民间日久天长的哀恸中，最终淬炼成向死而生的力量。

中北路空无一人 方方 214

一对父子的冲突和亲情，没落的“大厂人”生活的困顿和精神的矛盾。小人物在无奈困境中的一次徒劳的挣扎。这种挣扎直指向心的“空”。

儿童不易 张悦然 258

纯真而神秘的文字，蕴藏着丰盛青春激情和自由渴望，及一种未被时代喧嚣损坏的气质和耐心。是对人生记忆的惦念和审视，也是对生存梦想的诗性肯定。

人民的鱼 苏童 272

从物质匮乏时代开始，在寻常家事中反映时代变

目

录

迂。唯美的叙述，叙事节奏的控制和意象的运用使故事深深地吸引了读者。

战友 石钟山 282

大毒枭逃脱，刑警队长身陷囹圄；孤胆英雄边疆追寻罪犯，流浪他乡含辛茹苦；擒拿罪犯归案，洗战友清白。警匪剧情，曲折跌宕。

小嘴不停 铁凝 295

对婚姻的捍卫使用技术，用小嘴不停地说，用溢美之辞去封口。一种温柔的对抗，让冷暴力发生在不经意之间。

侯己的汇款单 晓苏 303

以乡村琐事寄托对生活复杂而深刻的认识，具有突入事实的勇气。它深入到人类情感的最深处，让你体验人性引起的颤动。

编后记 王书兴 314

林老板的枪

杨少衡

杨少衡,男,福建漳州人。西北大学中文系毕业。著有《海峡之痛》《金瓦砾》等长篇小说。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福建省文联副主席。



林
老
板
的
枪

徐启维到任之初领教过林奉成一梭子弹。其时一起拜读同一阵枪响的人不少,如徐启维那般印象深刻的倒也不多。

那天大家很高兴,喝了不少酒。酒宴设在竹林酒家,是县工商联定的桌。徐启维来这个县当县长,到任刚满一月,上任之初事多,没顾上跟本县企业界诸名流叙谈,这天正巧,工商联开换届大会,新会长隆重出炉,中午大会欢宴,县长自当出席。几位正副会长借机进言,说午宴乱哄哄,说不成话,想请县长晚上另行一聚,不叫其他人,就是本县企业界十来位老总。恰好徐启维没有其他安排,欣然同意。徐启维交代说,只吃便饭,喝啤酒,不必排场,意在跟大家认识,聊聊。县长发话当然得照办,当晚啤酒担纲,平静开张。竹林酒家位于江边,伴有大片绿竹,场地清静,有一红木大桌可供十余人环坐,环境不错,但列席诸人与徐启维尚不熟悉,开宴时场面略显拘谨。忽然林奉成放了一炮,席间顿时热闹起来。

林奉成刚在这天上午荣任本县工商联会长,新会长刚刚就位,春风得意,有些牛逼哄哄,居然在这种场合放炮,直轰县长。他说,县长吩咐只喝啤酒,

华文2005年度最佳小说选·最佳获奖小说

有些看不起人了。如果今天请的是省长市长，是不是也拿啤酒打发？在座这些人哪个缺酒钱了？不用县长破费，也不必工商联公家开支，今天喝多少全算他会长的。这家伙当场把一只手从衣襟里伸进胸脯，从上衣左边的暗袋中掏出一沓钞票，没用钱包，赤裸裸一团卫生纸似的直接掏出衣襟，然后往桌上一拍，让小姐上洋酒，指名要皇家礼炮。他说今天算得上大喜，工商联换届成功是一大喜，他林奉成当会长也是一大喜，今晚喝酒，难得县长大人赏脸光临，不使劲放几门礼炮怎么说得过去？场上人不禁一起扭头，全都拿眼睛看县长，有眼睛眯着，有眼睛张着，几个面相老实者眼皮眨巴不止，显得多有志忑，真是什么表情都有，特别的丰富。徐启维也没多说，笑笑，手一摆，只讲一个字：“好。”于是气氛顿改。

这种场合总是有很多甜言蜜语，特别是皇家礼炮隆隆轰鸣之际。县长夸奖各位老总企业办得好，各位老总则表扬县长平易近人。林奉成喝得有几分清意，忽然兴起，说今天不错，酒算什么，放几门真炮贺喜，感谢县长光临给大家助兴，也感谢大家选他出任本会会长。他在席间打了个电话，几分钟后便有鞭炮声噼里啪啦在外边响起，声音略有些远，因而不是太响。徐启维侧着耳朵听了听，忽然听到鞭炮声里蹦出枪响：“砰砰砰砰”，竟是连发！于轰隆轰隆的鞭炮声中鹤立鸡群，整整一梭子。

“这啥？”徐启维挺吃惊。

桌上人都笑。有人笑骂：“这林菜豆放屁！”

林菜豆是林奉成的绰号。桌上人开玩笑说，林菜豆林奉成又在卖弄他的鸟枪了。林奉成的鸟枪跟别人的不一样。全世界的鸟枪都是一枪一响，一勾一屁，最特殊的不过双筒猎枪勾两下扳机放两个响屁。林奉成的鸟枪放的却是连珠屁，格外响的连珠屁，扑噜扑噜不歇气一放到底。

林奉成对他人的笑谈不置可否，他就是倒酒：“县长县长，干杯！”

徐启维面带笑容，不再追问。

后来有人偷偷告密，说林奉成的鸟枪其实是冲锋枪，冲锋枪才能一打一梭子。徐启维心里特别的不舒服，有如一只毛毛虫在爬上爬下，该感觉只三个字可以形容，叫：“他妈的”。

他把那一阵声响牢牢记住了。

徐启维跟林奉成不是初识，在此之前他们已经打过一次交道，其过程不太愉快。徐启维原在本市另一县当常务副县长，到本县履新交接工作时，才知道此地当月应发放的干部职工工资尚无着落，上自县级班子领导，下至乡村小学教工，所有财政供养人员的工资卡该月进项均为空白，原因是县财政局未筹到足够的资金。本县财政困难，类似情况不时出现，最长记录是拖欠干部工资五个月，有关信息徐启维早有耳闻，他只是没想到自己一上任就遭遇这种状况。



徐启维新任伊始，不想让满县干部骂他是“开门红”县长，到任第一个月就欠薪，便拉上财政局长跑省里，到市里，四处筹钱。这时财政局长出主意向林奉成借钱周转，说这个人全县首富，应急借一两百万一点问题没有，以前也曾借过。只是非得县长亲自出马，别人找没用。这款爷抠门儿，还牛逼，除了书记县长，谁都不买账。他要买账了可比银行管用。徐启维一想也是，银行不归县政府管辖，小行长上边有大行长，一级一级往上推，要一个钱真是难，不像林奉成之类款爷，高兴了说借就借，字一签算数，用不着请谁批准。

于是他就跟财政局长上门找林奉成去了。林奉成的公司就叫“奉成集团”，有一幢大楼，在县城西北角小山上。财政局长说，这幢楼原是县政府的旧办公楼，县政府盖新楼后，旧楼让林奉成买去，精心装修后当他的集团总部。林奉成在公司里既是董事长又当总经理，他的办公室就坐落在原先的县长办公室里，旁边两间原副县长办公室也让他打通，并过来，设为“总办”。林奉成在其盘踞的前县政府办公楼前欢迎新任县长光临，搞得颇隆重，其总部数十员工列队楼下操场，大楼门口铺红地毯，县长一到就鼓掌，齐声呼喊“欢迎欢迎”，有如电视镜头里外国元首到访。但是这家伙只做表面文章，一接触实质性问题就原形毕露：他哎呀哎呀叫，说他的公司最近扩大生产，资金周转方面有些问题，也在到处筹钱。

徐启维说：“看来还真是有困难？”

林奉成说不是怕政府不还，或者抠门儿几个利息，确实有些周转上的问题。奉成公司看起来挺大，其实也就他林奉成两条腿夹一个鸟，来劲时挺一挺罢了。

徐启维即转头指示财政局长想点办法，跟几家银行协调一下，帮奉成集团的林总解决点周转资金的问题。借钱的事则绝口不再提起。徐启维自己捉襟见肘尚在四处找米下锅，他拿什么来帮林奉成一把？这有些打肿脸充胖子了。林奉成在徐启维向财政局长发布指示时眯着眼睛笑，说：“谢谢，哈哈，县长。”嗓音里有股怪味，其中“谢谢”和“县长”都是虚语，惟“哈哈”有些真实内容。

他似乎是想摆一下谱，吊一吊胃口，没估计徐启维笑一笑一摆手到此为止，不言借了。他们俩是第一次打交道，彼此还不摸底。

徐启维决定另想办法筹钱，借林奉成的话说，不能靠他那个鸟。两天后，徐启维找县委书记郭鹏商量事情，郭鹏忽然问他：“你找过林奉成？”

徐启维说是去那儿看了看。

“他告诉我可以帮点忙。”

林奉成的资金忽然周转过来了。他决定助一臂之力，让县长可以按时给本县干部开出工资。但是他不直接跟徐启维讲，他要绕一个弯跟郭鹏说，让郭鹏

来告诉徐启维。郭鹏是县委书记，比县长大一点，不知林奉成是不是要用这种方式表明自己对本县党政一把手的买账程度有所区别。

当天下午，一个青年女子来到县长的办公室。该女二十八九模样，身材高挑，脸略长，下巴略尖，大眼细眉，模样可人，衣着讲究，穿裙子，右肩吊着只精致小包。她往县长办公室的沙发上一坐，膝头一碰夹紧裙摆，看上去十分得体，落落大方。

“县长还记得我吗？”她笑问。

徐启维还真没想起这人是谁。新任伊始，满眼陌生，美女固然比较容易让人记住，多了也不行，毕竟精力有限，管不了太多。

她说：“我是宋惠云。”

徐启维还是没想起来。宋惠云弯起眉毛，嘴角一翘埋怨道：“县长是贵人多忘事。首长更黑，真是的。”

徐启维哈哈一笑，想起来了。这女子是林奉成的人，奉成集团的总办主任。两天前，徐启维在奉成集团见过她，当时她在公司大楼下指挥欢迎人群鼓掌喊话，台前幕后晃来晃去。徐启维他们进了林奉成办公室时恰有电话来，林奉成跑到一边接电话，这姑娘笑咪咪就凑上前来，请客人喝水。奉成集团挺特别，贵客上门不沏茶，请喝饮料，是可口可乐，冰镇的。姑娘在给客人开可口可乐罐时居然发表议论，张嘴批评起徐启维来：“县长为什么不给大家重要讲话一下呢？”

刚才在大门口，林奉成请徐启维给排队欢迎的公司员工讲几句话，徐启维说这一回免了，以后再讲。姑娘提的就是这事。徐启维这时才有所留意，发觉这姑娘还挺惹眼。她显然不是本地人，普通话没有本地口音，字正腔圆。

徐启维道：“哪有那么多重要讲话呢。”

姑娘说：“至少该给大家问候两句嘛。”

徐启维不觉发笑，说看来他是疏忽了，他“至少”应当问候些什么呢？姑娘说：“也不用多，就那句话：大家好。”徐启维说这就行了？姑娘说，她和她的员工就等着这句话呢。他们认真培训过，徐启维这一句问完，大家会齐声回答：“首长好。”徐启维可以再加一句：“大家辛苦了。”下边人会齐声再和：“首长更辛苦。”然后还可以说其他的，想说什么都行。不管徐启维怎么说员工都会适当应对，例如：“大家晒黑了。”下边人会齐声响应：“首长更黑。”

徐启维大笑。姑娘说的是一个流传甚广的笑话段子，有影射领导干部腐败之嫌。这位姑娘当然知道该段子什么意思，可她就敢玩笑似的跟徐启维说，同时做一种百无禁忌还善解人意之状。漂亮姑娘总是占便宜，如此公然嘲讽的段子经她嘴里说出来，徐启维并不感到特别刺耳，居然还有些受用。



“什么首长啊，”他自嘲道，“小小县官。”

他注意到姑娘笑眯眯直往他右边脸看，瞟一眼，侧过头再瞟一眼，挺留神，却装出一副傻乎乎不懂事只顾偷看的样子。徐启维问：“你看到什么了？”那姑娘笑，说没有，什么也没看到。徐启维头一晃作罢。这时林奉成打完电话过来了，装模作样，大大咧咧：“哎呀哎呀，对不起对不起。”

他介绍说姑娘叫宋惠云，是他的总部办公室主任。他让姑娘去拿烟请县长，说他有一包老烟，阿诗玛牌，十五年前的产品，特别稀罕。这种老烟眼下贵得不行，一包卖几百上千，今天拿出来孝敬县长。徐启维说他不抽烟。林奉成不听，举手往姑娘包着短裙的屁股上一拍，让她赶紧去拿。

这一拍挺说明问题的。

现在这位姑娘坐在徐启维办公室的沙发上，她说，是林总让她来找县长。干什么呢？要钱。那天在奉成集团，林奉成以资金周转有困难为由拒绝借钱，徐启维不再提借，还指示财政局长协调几家银行为奉成集团提供帮助。林奉成让自己的总办主任宋惠云找县长就这事，送一份报告，请县长履约帮忙。

这林奉成还真是会缠，他要是真的资金周转不了，哪还有办法借钱给县长发工资？这人明知徐启维有拍脸装胖之嫌，装模作样还要伸手来摸摸，验证一下县长脸上是肉厚呢还是水肿，难道他“哈哈”一笑不够，还想多笑几声？

徐启维却没多话，他让姑娘把报告留下，说这事他会交代财政局重视，帮助协调。他还特地说：“告诉你们老总，谢谢他。”

姑娘没多问，显然知道徐启维谢的是林奉成忽然同意借出的钱。临走时她眼睛一眯笑道：“县长您挺忙的，我写的报告可一定要看，我特别会写错别字，帮我改啊。”

这姑娘话说得怪了。让县长给她改错别字，这是乡村扫盲班啊？徐启维却没顾上立刻查看她的错别字，因为外边还有人等着见他。他把奉成集团的报告先放在一边，等事情办清楚了，回头再看，这才发现姑娘送来的档案袋里原来有名堂：除报告外还有一个信封，鼓鼓囊囊，竟装着一沓现金。点一点，百张百元，整整一万。

徐启维立刻给宋惠云打电话，问她现在在哪里？宋惠云说她已经回到公司总部了。徐启维让她再来一趟，笑笑道：“我这会儿有空，想听宋小姐讲笑话。”

“县长想听什么呢？”

“讲首长更黑呀。”

这种姑娘当然立刻就明白是怎么回事，她哎呀一叫，说：“县长，那是林总一点见面礼，那么小一点小心意，您一个大县长真就这么放在心里？”

“你还是来吧。”徐启维依然和风细雨，“或者还要我亲自去？”